

赏一路风景

田继红(任城区)

今天天气好,天朗气清。只是冬日天亮得迟,晨色尚浓,我和启娜开着车,竟在日日走过的路上迷了方向。直到在运河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越走越荒凉,我们才意识到迷路了,于是打开导航。不过,迷路也有迷路的好处,居然发现了传说中的运河公园,水泥砌就的花坛,银杏树排成美丽的弧度,连树上绑着的枝杈都是图片中的样子。可惜已是冬日,树木皆呈枯枝,直指天际,虽不复秋日的绚烂,却也自有一份舒朗寥落之美。

无论什么样的路,总有意想不到的风景。

前几日到南京,有幸到乌衣巷走一走。板石青青,小巷深深,粉墙黛瓦映着碧蓝的天,显出江南独有的湿润与厚重,似乎唤起了心底那个江南旧梦。只是冬风朔朔,不见昔日芳草绿杨,唯有短墙幽径,默然西东。只留一串红灯、一段粉墙、一棵树,一片稀疏的影。

北方的路不是这样的。北方的路,大道通衢。就比如,我日日走过的运河路。路两旁的树高大挺拔,或梧桐、或白杨、或银杏,都是成年的树,夏日里繁叶油硬,秋日里金黄映蓝,冬日里疏枝入天。车行路上,硬气、爽利,无比畅快。白日里雄浑壮阔,夜来时也是冷硬浓重的感觉。“酣歌高楼,袒裼大道傍”“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每一句里面都是爽直与干脆。

这种无需任何外物加持、纯粹来自道路

本身的爽快,大抵便是北方气韵的精髓了。

当然,北方也有“独行迷”的幽径,比如太白湖的环湖大道、运河堤的滨河大道,依了湖和河的样子,造出弯弯曲曲、一步一景的态势,两旁的树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致,只是大多仍旧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或白杨树。真要“意行人幽径”,必得行至河近岸、湖深处,还得是秋季或者冬季。

秋季,骑车逛太白湖,从北边小径入,任意西东。路皆石板铺就,狭窄而幽深,两旁矮草萋萋,间或有高树临水而立,河岸有亭,亭中有人,或垂钓,或闲谈。小亭静立,芦苇丛丛,柳树婀娜,湖水宁谧,水鸟曼舞,是东方水墨的韵脚。又或者,寻一处经年荒草的幽径,起一份探索之心,树皆寥落,叶满地,枯藤萝缠脚,这需得探着头走,也许前面是柳暗花明,也许是几棵树封住了前行的脚步,但寻找到的快乐无尽。

冬季,沿运河逛小路,须得有小雪。河开阔邈远,草干枯在岸。漫漫长堤,蜿蜒曲折,有雪处莹白,无雪处暗褐,相互映衬,俨然一幅泛黄的古画,墨色苍润。朔风微凉,阳光微弱,此时河岸芦苇尽去,数不尽的是高远,是辽阔。沿曲折小路前行,不要管来往行人,不去听车鸣风响,只认真真看,每一眼都是一幅中国画。

你呢,是不是也会这样,时时欣赏路上的风景?

蒲公英

风(任城区)

生命
随着风绽放
伴着风起舞
并在某一刻
轻轻落入泥土
然后
默默告诉自己
可以带着尊严消失
却不能摇摇摆摆地存在

其实,消失
是为了孕育新的生命
等到下一个春天
继续灿烂地开出花儿
生生不息
回报土地
回报蓝天
回报四季
回报所有爱过我的人

墨香赠院士

王超(济宁高新区)

11月17日,济宁医学院张秋生部长的来电,让我手中的笔墨有了沉甸甸的使命——为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房静远校友,书写一份跨越千里的祝贺,让墨香承载济医人的敬意与牵挂。

这份使命于我而言,是荣幸,更是责任。我的父母都是济宁医学院创立初期老校友,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情缘,让我对这所孕育医者的学府满怀深情;而在市书协任职及对书法的热爱,又让我得以用笔墨为媒介,传递这份特殊的祝贺。

在我国,胃肠癌发病率高居所有恶性肿瘤前列。1984年,房静远从济宁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带着母校的教诲与医者的初心,在消化病学领域一耕就是三十余年。房静远教授是我国消化病学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临床医学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他从事胃肠癌及其癌前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三十余年,在胃肠癌发生预警、早诊和预防及综合治疗的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他本人也因卓越的学术贡献,被公认为“全球高被引学者”及“2024终身科学影响力全球前2%科学家”。

如何用笔墨诠释这份敬意?我反复斟酌,终成三幅作品。嵌名联“静探肠微开智境,远济民瘼著仁声”:“静”字赞其凝科研之笃,深潜肠微生态研究,在微观世界中探寻真理的静笃;“远”字赞其医者之仁,以科研成果惠及万千百姓,解民病痛的作为。横幅书法作品“医研双馨”四字,赞其临床诊疗的精湛与学术研究的卓越,医德与学养如兰之馨,沁人心脾。而横幅书法作品“宁静致远”四字,既是对成语的化用,更是对院士精神的写照——唯有心怀宁静,方能在科研路上行稳致远,这既是祝贺与祝福,亦是共鸣与期望。

墨香载敬意,尺素贺院士。这一纸墨香,终究会淡去,但房静远院士身上那种“以科研济民,以仁心济世”的精神,必将如墨色入纸,深植于每一位济医人心中,永远不改颜色。而这跨越千里的笔墨之约,也成为一段佳话,见证着知识的力量、医者的担当,以及一所学府与一位院士之间,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深情与牵挂。愿这墨香能化作前行的力量,祝房静远院士在消化道肿瘤防治的科研路上再攀高峰,也愿济医精神如墨香永续,滋养出更多栋梁之材。

老家的枣树

程海港(微山县)

路边小摊上圆圆的大红枣,瞬间在凉风中撩起浓郁的乡愁。与老家枣树相伴的岁月时光,也从记忆深处涌出,泛起丝丝温馨。

奶奶常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栽上就换钱。”刚上小学那年的春天,我在池塘边找到一棵枣树苗,亭亭然,与我比肩。因忙着种下,也忘了挖起时刺刺扎破手的疼痛。先挖坑,放正树苗,然后埋一半的土,踩实后,浇足水,再培满土。多年种枣树的心愿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当天夜里就做了个梦,小枣树发芽抽枝,结了好多红红的枣子……

我每天浇水时都和它对话。树不大,却有三个分枝,像手臂一样,欢呼着我的照料。我可不敢和它拥抱,手指的疼痛还隐隐作痛,只是仔细地用手掬着水冲它枝上的尘埃。问它,这里是不是很舒服,什么时候发芽?

两个星期后,终于盼到萌出的新芽,那一点嫩绿带着浅黄面纱,在阳光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我欢呼雀跃地把奶奶拉过来,“奶奶快看,我种的枣树活了!”奶奶慈祥地说:“好孩子,等着吃大红枣吧!”

小学毕业的秋天,枣树比锨杠粗了,零星的几个大圆枣挂在枝头。向阳的那个枝

条上,一簇便结了十来个,个个又大又圆。心愿达成,我舍不得摘下,挂在枝头的仿佛是跳跃着愿望的火苗。

枣子完全成熟时,我摘下来给奶奶吃。奶奶说:“这是枣,补虚的,我咬不动了,你吃吧!”我把枣子洗干净,煮熟后,又递给奶奶。奶奶满是沟壑的脸上露出笑容,仅吃了一颗,就塞到我嘴里。这枣,确实甜。

上初中后,总喜欢凝视着它蓬勃的英姿,抚摸它硬气的身躯,感受着强劲的生命力,心里总是腾起希望和动力。读高中时,需到几十里远的外地上学,回家时总是看看它,春季的柔叶婆婆;夏季的碧绿繁茂;秋季的硕果累累;冬季的琼枝缀雪。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后,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奶奶总是把枣子晒干留着,等我回家。

我工作没几年,奶奶就去世了。又过了几年,枣树也枯萎老去。倒地的躯干,弯曲着历尽沧桑的皱纹,却仍然散发着坚韧的气息。想起枣树,又想起操劳一生的奶奶,留恋不舍的泪水瞬间涌出。泪眼婆娑间,仿佛又看到老家的枣树意气风发,枝条虬劲的身影……